



(上接 9 月 17 日 A14 版)

她的梦在打击她的梦想。她做了一个梦，又做了一个梦，都是梦见儿子谈一个对象，吹了，又谈了一个对象，又吹了。直到儿子老大不小了，对象都没有谈成。她接受了丈夫活着时她从反面理解梦的教训，不再相信梦和现实相反的说法，宁可相信日有所思，梦有所思，相信人有所忧，梦里就很难欢天喜地。这样的梦仿佛给了蒋妈妈不太乐观的暗示，她不由自主地有了一些紧迫感。她不止一次地提示过儿子，岁数不小了，该谈对象了。她举了老家村里一些男孩子的例子，说谁谁结婚了，谁谁已经有儿子了。儿子说，慌什么，不着急。她问过儿子：是你自己谈呢，还是我托别人给你介绍呢？儿子的回答是，他自己谈。她说：那好吧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她还笑着对儿子说：你是不是要给你妈一个惊喜呀！儿子说：也许吧。她说：那我就等着惊喜。等了一段时间，她没有等到惊喜，连一般的喜也没等到。她开始在私下做工作，托这个托那个，让人家看见合适的女孩子给她儿子介绍一下。有人真的给她儿子介绍了一个女孩子，那是矿灯房里一个收发矿灯的女工。她小心地对儿子说：人家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子，听说女孩子挺不错的，你见见吧。儿子一口拒绝，不见！为什么？我说过自己谈，凡是别人

给我介绍的对象，我一律不见！你这孩子，我看你就拖吧，看你拖到什么时候。树有树龄，花有花期。人到了该谈对象的年龄就得谈，过了这个年龄段，谈恋爱的心情就淡了。

蒋妈妈得到的信息，没让蒋妈妈喜，只让蒋妈妈惊。她受惊受大了，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儿子蒋志方看上的竟然是卫君梅。卫君梅没有到她家来过，她没有看见过儿子和卫君梅在一起，也没听见过儿子给卫君梅打电话，怎么就算儿子看上了卫君梅呢？怎么就算儿子在和卫君梅谈恋爱呢？她所设想的未来儿媳的样子有 100 个，但没有一个像卫君梅这样的，她一开始就把卫君梅排除了，从没有把卫君梅算在她所设想的未来儿媳的范围之内。乍一听说儿子看上了卫君



人。世俗是什么？世俗是谷子，是大豆，是小麦；世俗是谈恋爱，是结婚，是生子，是养老；世俗是吃喝拉撒睡，包括上床做爱；世俗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这是从物质方面说的，也是从实的方面说的，说得概括一点，所谓世俗，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。那么，从虚的方面说，世俗又是什么呢？有实才有虚，虚的东西是从实的东面上面来的，虚的东西也不少。虚的东西有民风，民俗，唱歌，说话；有人际关系，约定俗成，家庭伦理，生物禁忌；还有遗传基因，文化心理，生命密码，行为逻辑。说得简单一点，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常识。实的世俗和虚的世俗结合起来，形成强大的合力，就把人缠住了，也把人限制住了。也就是说，生在俗世为俗人，一个人要挣脱世俗的约束是很难的。谁敢说自已不过日常生活呢？谁敢说自已不食人间烟火呢！同样的道理，谁敢拒绝学习和接受日常生活的常识呢！谁敢违背日常生活常识的逻辑呢！所以在世俗的大山面前，人们往往只能选择退让和妥协。这样说来，人们就比较能够理解蒋妈妈的心情和心理了，也能感受到一个母亲所承受的

第十二章 世俗是什么(下)

梅，她的第一反应是否认，100 个否认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，一点儿可能都没有嘛！可是，蒋妈妈得到的信息是那样具体，那样细致，不能不让她心生怀疑。不行，她要当面问一下儿子，看看那些信息到底有多少真实性，听听儿子如何否认那些信息。这天吃过晚饭，蒋志方刚要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蒋妈妈把他叫住了，让他在沙发上坐下，要问他一点事。蒋妈妈做得跟平时与儿子拉家常一样，口气是轻松的，话出口也很委婉：你知道一个叫卫君梅的吗？

蒋志方愣了一下，神情顿时凝重起来，他说：知道。

听说你对她印象不错？蒋妈妈没有问儿子是不是在和卫君梅谈恋爱，那样问，她怕儿子接受不了，她自己也没接受不了。

蒋志方

的回答是肯定的：是的，卫君梅人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儿，可以跟妈说一说吗？我对卫君梅不是很了解。

蒋志方没有具体说卫君梅怎么个好法儿，他说的还是那句话：反正我觉得卫君梅挺好的。

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没什么打算。

真的没什么打算？你今天想起来问这些干什么？

我儿子的事，我当然要关心。没什么打算很好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有一个意思，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，我说出来，供你参考。我觉得，你和卫君梅是不合适的。

这时蒋志方说了一句话，就把他追求卫君梅的秘密暴露出来了，也证实了蒋妈妈的担心。蒋志方说：怎么不合适？他的话是问的口气，意思却是肯定的，话后面的意思是，我看合适。

怎么不合适呢？蒋妈妈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太多了。因为太多，她还没来得及梳理，没有分成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。蒋妈妈说了个笼统的反正：反正我觉得不合适。蒋妈妈也意识到这样说过于笼统，缺乏说服力。她换了一个角度，说：不光我觉得不合适，恐怕卫君梅也会觉得不合适。我估计，卫君梅不会同意。

巨大压力了。

有一句俗话，叫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它的意思是说，作为一个清官，可以在公堂上频频拍案，可以把案子断得清清爽爽，让人信服。可清官一回到家里，一

遇到自己家里的家庭纠纷，就不灵了，就理不清乱麻，清官就有可能变成糊涂官。蒋妈妈目前所面临的处境，跟清官的处境有些类似。在外面，蒋妈妈可以在全矿安全生产大会上讲得情真意切，头头是道。可以为别的矿工家庭处理纠纷，解决矛盾。可以抚慰留下心灵创伤的工亡矿工家属的心灵。可以保护像王俊鸟那样心智不健全的弱者。在大家的心目中，蒋妈妈是一个仁者，一个智者，跟传说中的清官差不多。可是，蒋妈妈一遇到自己家里的事，特别是遇到了儿子蒋志方的婚姻大事，她也有些犯难，有些头疼。她不能干涉儿子的婚姻，不能给儿子下命令，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子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她必须小心谨慎，不可简单行事，更不能粗暴行事。倘稍稍不慎，有可能会惹出儿子的逆反心理，等于把儿子往卫君梅那里推动，直至儿子把自己牢牢拴在卫君梅那棵树

上，再也拉不下来。她必须耐下心来，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，对儿子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看看能不能说服儿子，使儿子改变自己的想法。

更重要的是，蒋妈妈要瞅一个时机，去跟卫君梅谈一谈，摸一摸卫君梅的脉，听听卫君梅究竟是什么想法。与卫君梅谈话，也许会是一个交锋，交锋就交锋吧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9 月 21 日 A14 版)

